

# 雅典娜的天空

真正的智慧是知道那些最值得知道的事情，而且去做那些最值得做的事情。

——汉弗莱

# 学会阅读

〔美〕卡尔·萨根

如果你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有很多书可供阅读，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婶婶及表兄弟都以读书为乐，那么你自然也将学会读书。如果你身边没有人以读书为乐，那你怎么会认为在读书上花费工夫是值得的呢？如果你能得到的教育质量不高，如果老师只让你死记硬背，而不教给你思维的方法，如果你刚开始读书就接触到几乎像天书一样的东西，那么，你的阅读之路就成了一条难以行走的荆棘小路。

你必须使知识内在化，这样它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你要记住几十个大小写字母、标志和标点符号，你还要逐个记住数以千计的固定拼写。要牢记许多硬性规定的语法规则。

如果你在没有开始学习之前就处于这样的境况，即家庭不给你提供基本支持，对你的欲望大为光火，对你的要求不予理睬，让你做其他的事情，你会时时感到处于危险之中，并产生自我仇恨的心理，你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读书太费劲，不值得如此劳心费神。如果有人不断地向你传递这样的信息：你太笨，不适合读书（或具有相当于功能障碍的疾病，对读书过于冷漠），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人对这样的看法提出相反的意见，你就很可能会接受这种有害的建议。但总是有一些孩子能够战胜困难，而很多人却做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潜在方法，如果你很穷，你可能会在读书，甚至思维方式上，遭受到另一种打击。安·德鲁彦和我都出生于饱受贫困折磨的家庭，但是我们的父母亲都是热爱读书的人。我们的一个祖母学会读书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曾经卖过一袋洋葱给一位流动教师。在以后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她都一直坚持读书。我们的父母在纽约公立学校时接受了这个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个人卫生学和病菌理论。他们学会

了美国农业部推荐的儿童营养配方，在他们心中，仿佛这些配方是从西奈山上传下来的一样。政府发行的儿童健康书籍由于被反复地翻阅，书页散落，他们就将书页粘合到一起。书的四边也都卷曲，主要的建议被划线加注。每当家人遇到治疗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去查阅这本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戒了烟，这是他们在大萧条时期所能享受到的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得到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

#### 智慧语录

你必须使知识内在化，这样它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 惟书有华

〔德〕叔本华

温习是研究之母。任何重要的书都要立即再读一遍，首先因再读时更能了解书中所述各种事情之间的联系，知道它的末尾，才能彻底理解它的开端。其次因为读第二遍时，会有与读第一遍时不同的情调和心境，因此，所得的印象也就不同，这犹如在不同的照明中看同一件东西一样。

作品是作者精神活动的精华，如果作者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那么他的作品常比他的生活还有更丰富的内容，或者大体也能代替他的生活，或远超过它。平庸作家的著作，也可能是有益和有趣的，因为那是他的精神活动的精华，是他一切思想和研究的成果。但他的生活际遇并不一定能使我们满意。不过，这类作家的作品，我们也不妨一

读。何况，高级的精神文化，往往会使我们渐渐达到另一种境地，帮助我们可以不必再依赖他人寻求乐趣，因为书中自有无穷之乐。

没有别的事情能比读古人的名著更能给我们精神上的快乐。一拿起一本这样的古书来，即使只读半小时，也会觉得无比的轻松、愉快、清静、超逸，仿佛汲饮清冽的泉水般舒适。这原因，大概首先是由于古代语言的优美，其次是因为作者人格的伟大和视野的深远，其作品虽历数千年，仍无损它的价值。我知道目前要学习古代语言已日渐困难，这种学习一旦停止，当然会有新文艺兴起，其内容是以前未曾有过的野蛮、浅薄和无价值。德语的情况更是这样。现在的德语还保留有古代的若干优点，但很不幸的却是许多无聊作家正在热心而有计划地对它进行滥用，使它渐渐成为贫乏、残废，甚至成为莫名其妙的语言。

文学界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政治的，一种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前者是意志的历史，后者是睿智的历史。前者的内容是可怕的，所写的无非是恐惧、患难、欺诈及可怖的杀

戮等等；后者的内容是清新可喜的，即使在描写人的迷误之时也是如此。这种历史的重要分支是哲学史。哲学是这种历史的基础低音，这种低音其实也能传入其他的历史中。所以，哲学是最有实力的学问，然而它发挥作用的速度是很缓慢的。

#### 智慧语录

平庸作家的著作，也可能是有益和有趣的，因为那也是他的精神活动的精华，是他一切思想和研究的成果。

## 伪 智 慧

〔英〕罗素

在美国，有人郑重地向我保证，在三月出生的人是不幸的，在五月出生的人容易长鸡眼。我不知道这些迷信的历史渊源，它们可能来自巴比伦或埃及的宗教传说。信仰始于高等社会，它渐渐侵入到受教育的人群中，也许要三四千年的功夫。在美国，你会发现你的有色女奴引用柏拉图的话——不是那些被学者引用的话而是他说的胡话，比如在生前不寻求智慧的人来生就会变女人。而伟大的哲学家们的诠释者总是有礼貌地忽视他们的傻话。

亚里士多德虽然声名很好，却是个充满荒谬的人。他说女人受孕应在冬天，当风是在北方的时候；他说太早结婚的人只会生女孩；他告诉我们女人的血比男人的血更黑；说猪是惟一会长麻疹的动物；说治疗患失眠的象应该

在它的肩上抹盐、橄榄油和温水；说女人的牙齿比男人的少几个。然而，大多数的哲学家依然视他为智慧榜样。

关于吉日凶日的迷信几乎是普遍的。在古代，它们控制着将军们的行动。我们自己也仍然对星期五和十三号持有强烈的偏见。水手们不欢喜在礼拜五航行，许多旅馆没有十三楼。关于星期五和十三号的迷信也曾被聪明人相信过，今天，聪明人则视之为无害的疯狂。可是，也许两千年以后，今天的聪明人的信仰也将同样地显得愚笨。人是轻信的动物，他必须相信一点什么。假如信仰没有好的根据，坏的也能满足他。

相信“自然”和相信“自然的”是许多错误的渊源。这种信仰曾经在，而且仍然在医药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人的身体，假如我们随它去，它有自己的医治自己的力量。小伤口通常自己会好，伤风会过去，甚至严重的病有时不医也会好。但是即使情形如此，对自然的帮助依然是必要的。伤口会化脓，假如不消毒，伤风会让人患上肺炎，只有远方的旅客或探险家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不理睬严重的

疾病。

许多显得自然的东西原是不自然的，如同穿衣和沐浴。在人们发明衣服之前，他们一定曾发现住在寒带是不可能的。在不清洁的地方，人会生各种疾病，如斑疹伤寒，西方人已经不再生那种病了。预防针曾经被视为不自然，但是这种反对是矛盾的，因为没有人能假定一根断了的骨头会自自然然地好起来。吃煮熟了的东西也是不自然的，生火取暖也是不自然的。

#### 智慧语录

人是轻信的动物，他必须相信一点什么。假如信仰没有好的根据，坏的也能满足他。

# 无 知

〔英〕罗伯特·林德

我熟悉五月就像熟悉乘法表一样，我能够通过一场关于五月的花卉、这些花卉的样子和它们的开放顺序的考试。今天我能够满怀信心地断言：金凤花有五个花瓣（或许是六个？上个星期我是肯定知道的）。但明年我将很可能忘记了我的算术，并且可能得再学习一次以免将金凤花同白屈菜混淆起来。

我将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眼睛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花园，美丽如画的田野将出乎意料地使我大吃一惊。我将发现自己在问自己，宣称雨燕（那只黑色的被夸大了的燕子，然而，可又是蜂鸟的亲属）永远不落下来栖息。哪怕是在一个鸟窝上也不落下，而是在夜间消逝在高空的。这是科学还是无知 我将带着新的惊讶了解到唱歌的布谷鸟是雄的而

不是雌的。我也许要再学习一遍以免把狗筋曼叫作野天竺葵。

即使是不识字的人的无知也是伟大的。使用电话机的普通人解释不了电话机是怎样工作的。他把电话、火车、铸造排字机、飞机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正像我们的祖先将福音书中的奇迹视作理所当然一样。对这些东西，他既不怀疑也不理解。我们每个人好像只是调查了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变成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识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华而不实的东西。然而我们还是经常对我们的无知作出反应，加以反对。我们不时唤醒自己并思考。我们喜欢对什么事情都思考——思考死后的生活或思考那些据说曾经使亚里士多德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从中午到子夜打喷嚏是好的，但从半夜到中午打喷嚏却是不吉利的”——人类感受过的最大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

无知的巨大乐趣，归根结底，是提问题的乐趣。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趣的人或已经用这种乐趣去换取教条的乐趣

(这就是回答问题的乐趣)的人,已经开始僵化了。人们羡慕乔伊特那样爱一问到底的人,他在 60 岁之后还坐下来学习生理学。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到达这个年龄以前早已失去了无知感。我们甚至因为我们像松鼠那样积攒的一点知识感到自负,并把不断增长的年龄本身看作是无所不知的源泉。我们忘记了苏格拉底之所以凭智慧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他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 70 岁的时候认识到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 智慧语录

人类感受过的最大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

# 生命的细部

〔美〕潘诺夫斯基

一个人拿出 1 美元买 25 个苹果，他作出了一种信任行为，并表示服从一种理论学说，正如中世纪的延期付款一样。一个人被汽车撞倒了，也可以说他是被数学、物理和化学撞倒了。

一个过着思辩生活的人，他的思考不可能不影响他的行为，正如他的行为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思维一样。哲学和心理学理论、历史学说以及一切思想和发现，都曾改变，而且还在改变着亿万人的生活。甚至那些仅仅传播知识或学问的人，也用最谦虚的方式参与了构造现实的过程——关于这种事实，人文主义的敌人也许比它的朋友认识得还要真切。仅仅从行为的角度认识我们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正如经院哲学家所说，只有在上帝那里“行为和思维才是

和谐的”。至于我们的现实，只能被理解为二者的相互交融。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对过去感兴趣呢？答案与前面相同：因为我们对现实感兴趣。过去与现在同样都是真实的。一个小时以前，这个讲演还属于未来，四分钟之后，它将成为过去。我刚刚说过，一个人被汽车撞倒了，也可以说是被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撞倒了，同样，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个人也可以说是被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拉瓦锡撞倒了。

为了把握现实，我们必须摆脱现在。哲学和数学用一种不受时间约束的媒介建立了它们的体系，这样它们摆脱了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则是通过创造时空结构摆脱现在，我将这时空结构称之为：“自然体系”和“文化体系”。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自然科学所观察到的是自然界中有时间性的过程，而

它要理解的是这些过程赖以发展的没有时间性的法则。物理学的观察只能在可能“发生”某件事的地方进行，就是说，它只能在出现变化或通过实验方法使之出现变化的地方进行。

但是，人文主义所面临的任務則不同，它面臨的任務不是捕捉那些可能會溜掉的东西，而是賦予那些可能會死滅的东西以生命。它不是與轉瞬即逝的現象打交道，不是讓時間凝固下來，而是闖入一個時間在其中自動停止下來的王國，並試圖使這個王國恢復生機。這樣做的时候，人文主義者全神貫注地注視着那些我認爲是“從時間長河中涌現出來的”記錄，他們迫不及待地要捕捉的是形成和改變了那些記錄的過程。

### 智慧秀語

我們為什麼要對過去感興趣呢？答案與前面相同：因為我們對現實有興趣。

# 世俗之乐

〔印度〕克利希那穆尔提

也许你想嫁给最富的人，或者娶最漂亮的姑娘，或者通过一些考试，或者得到别人的赞扬，而且你认为通过这些你想要的东西，你就会感到幸福。但那是幸福吗？它难道不会马上消失，就像早上盛开而在傍晚就枯萎了的花一样？然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满足于如此表面性的东西：满足于有一辆汽车或有一个稳定的地位，满足于对某些无益的事情有一点点感情，就像一个在大风中快乐地放着风筝，而几分钟以后就哭了的小男孩一样。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满足的生活。我们从来不说：“我将用我的内心、我的活力、我的整个生命去弄清楚幸福是什么。”我们不是很严肃的，我们没有非常强烈地感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满足于做微不足道的东西。